

央视热播多时的《中国好歌曲》日前已收官。经过多轮的争夺,“年度好歌曲”和四张原创大碟中的主打歌,也各归其主。但观众、网民对于赛程中的一些歌曲的创作、改编,如夺魁的《卷珠帘》等,至今争议不断。但我认为,这些议论似乎很热闹,其实并没有击中这档节目和我们歌坛当下存在的问题的要害。

《中国好歌曲》如果只是一档纯娱乐性的电视节目,是无可厚非的。因为各种样式、风格的演绎和新作,在争奇斗艳中竞唱,不失为既有新意,又有可看性。更重要的是能给众多有歌唱天赋并怀揣创作激情和才华的平民百姓,提供了一个能充分展示自己的大平台,这对本已沉寂多时的中国流行歌曲的创作,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。但是,《中国好歌曲》创办的初衷,并不仅仅局限于起到促进作用,更主要的是繁荣和发展中国的创作歌曲。现在看来,是有些勉为其难了。

纵观所有参加《中国好歌曲》的选手,总体的演唱水准,远不如第一届《中国好声音》的选手。但作为创作型的歌手,其作品虽谈不上有惊鸿一瞥的上乘之作,却也不乏有小

也说《中国好歌曲》

李定国

清新的原创。遗憾的是,这些原创都只是从自我的感悟、自己独有的声线出发创作的,并未反映出当今社会民众的心声。而且,有些作品的旋律、歌词还很拗口,演唱也有一定难度,所以,此类歌曲不太可能广泛流行、传唱。可以横向比较的是,同样是创作型歌手的汪峰,其作品基本都是从“大我”着眼,能引起人们的共鸣。比如:《我要飞得更高》《生命的怒放》《春天里》等等,虽然其中有些乐句的演唱,有一定难度,但模仿、学唱、哼唱者,还是趋之若鹜。

其实,歌曲为谁创作的,理念和态度,也决定着作品的成功与否。想当年,作曲家李劫夫在下生活,创作完每一首歌曲后,他都要在第一时间给各阶层的人群试唱,然后再不断修改,直至人们喜欢、满意了,才正式定稿发表。因此,李劫夫的作品在当时能广泛流传。

更重要的是,歌曲创作并不是

人们想象的,只是在7个阿拉伯数字间,画些符点、连线和切分,无序地来回倒腾,那么简单。它和其他音乐作品一样,是一门严谨的科学。其中最基本的有:曲式、和声、复调和配器。这些基本功,就好比建造高楼大厦的地基一样重要。此次参加《中国好歌曲》的选手中,受过专门及系统训练的不多。而完全光凭个人的激情和才华的创作之路,走不长,也走不远。像作曲家徐沛东、印青,他们当职业歌手时,就开始大量地创作歌曲,且收获颇丰,名声鹊起。照理他们完全可以吃老本,但最终两人还是选择进入音乐院校系统地学习作曲理论、技法,其音乐创作如虎添翼。由此可见,我们业余的创作者,要想在歌曲创作上真正有所作为,还是要学习钻研最基础的作曲技法,因为这些技法是我们创作歌曲最起码的手段。

《中国好歌曲》开了一个好头,也暴露出了一些缺陷。相信这些问题,通过唱作人的不懈努力,是可以弥补的。我们热切地盼望以后的《中国好歌曲》,能够出现中国歌坛真正的“好歌曲”。



边看边聊

明人明言微语录

快乐的真谛

安 谅

没有一个快乐的心态,盛开的快乐也只是昙花一现,打造一个快乐的世界,即便阴霾不请自来,也能笑迎上去,视阴霾为瑞雨和阳光的先遣。

不会快乐,就不算一个成功的人生,即便一个踉跄行走的苦行僧,也在追求至纯的快乐。你只要苦难,你尽可全数拿去,你在苦难中跳舞,我为天下凡人的快乐歌吟。

快乐像一条泥鳅,太滑溜,不易把握在手。所以,在乎心灵感受,要比手中拥有,更为重要和长久。

你若深爱,就给她或他持久的快乐,为她或他抹去泪水一样惨痛的忧愁。

与快乐结伴,行走天下,驰骋一生。真正的快乐,是自然点燃了心灵的火花。

人应该快乐,谁想拥有悲苦一生?快乐也不是低俗的及时行乐,身心愉悦,往往在努力的攀援后,方有所得。

没有一个快乐的心态,盛开的快乐也只是昙花一现,打造一个快乐的世界,即便阴霾不请自来,也能笑迎上去,视阴霾为瑞雨和阳光的先遣。

不会快乐,就不算一个成功的人生,即便一个踉跄行走的苦行僧,也在追求至纯的快乐。你只要苦难,你尽可全数拿去,你在苦难中跳舞,我为天下凡人的快乐歌吟。

快乐像一条泥鳅,太滑溜,不易把握在手。所以,在乎心灵感受,要比手中拥有,更为重要和长久。

你若深爱,就给她或他持久的快乐,为她或他抹去泪水一样惨痛的忧愁。

与快乐结伴,行走天下,驰骋一生。真正的快乐,是自然点燃了心灵的火花。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。每每想起父亲慈祥的笑容,一些往事会禁不住地涌上心头。几十年来,父亲从不对我们讲做人之道,却以自己刻苦学习、真诚待人的品格影响着人们,铸就了我们生命成长的基石。

由于小时候家境不好,父亲初中未毕业就被迫辍学,去一家食品店当学徒,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。所以父亲对学习十分珍视,工作后靠读夜校,拿到了会计专业证书。他说,人要通过学习

不断增长个人的才能。退休后,父亲仍继续学习专业知识,六十多岁时,经刻苦努力,考出了某夜大学会计学原理的结业证书。

对儿女们的学习,父亲更是抓得很紧。改革开放后,他把儿女们的读书作为头等大事,“逼”着我们报考成人大学。当得知大儿子因读书,孩子没人带时,父亲立即赶赴杭州,把孙子带回上海抚养。有一次,他了解到我工作的系统职工大学招考的消息,立即兴奋地打电话给我,让我马上赶去报名。在他的鼓励下,我们姐弟几个,均通过努力学习,调动了工作,改变了各自的人生。

书法是父亲的酷爱,晚年行动不便后,练不动书法了,他还坚持写硬笔书法,工工整整地抄了几十本京剧唱词。我们姐弟分而珍藏,睹物思人。

晚年的父亲,患上了老年健忘症,语言功能也受影响,但他十分体谅我们小辈的苦楚。有一段时间,他双眼遇热气总是流泪,滴了眼药水效果也不大,见我们焦急万分,他总

最近,东方出版中心推出了我的一本随笔选集《微生活》。此书公费,且发稿费,所以我很怕销路不好而让他们亏了本。我是见不得人为我吃亏的。按理说,这个品质还不坏,但似乎迂腐了:他人不吃亏,我怎么占便宜?

于是迂腐地走了几家书店,想侦察一下销售情况。心中其实是惕惕然的。以现在的书市,除非大如王蒙,小如郭敬明,要热卖基本上是奇葩。极大部分的书籍都如才人、妃嫔,幽闭深宫,不知多久才得宠幸一次,而这次“一次”又怎么正好被你“侦察”到了?

自然是铩羽而归。但鸟儿飞过,痕迹总归有的,那便是我感到,书店是越来越凤毛麟角了。我的办公地毗邻淮海路,走了一圈,只在中路看到了两家,一家三联,一家新华。这新华书店还蜗居二楼,虽然外面有个店招,也老旧了,教人想起“旧帽遮颜过闹市”的名句。印象中,陕西路地铁站还有个季风书店,现在也迁到别处了。是否因为不合季节,一风吹去?

书店小,书店少,书店消失,跟“风”还真有点关系。这风,是读书的风。

照例,华夏之地,邦是礼仪之邦,家是耕读之家,自古就有读书传统。即使不读书的文盲,也对书籍敬惜有加。我的老祖母是不识字的,当年,看到我们乱丢字纸,都要捡起来,抚平,然后烧化。把它当废纸换钱的心是一点没有的。

传统读书,还很有趣。有的要讲究环境,比如焚一炉香,点一支烛,红袖添香夜读书,极妙。有的不讲究环境,如“三上”读书:枕上、厕上、马上。当然,两种方式也没有那么泾渭分明,红袖与马上并不对立。

这“马上”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机场、车站、地铁。按理,在这些地方应该可以看看书的,我们不能输给古人。但很遗憾,没有人捧着书阅读,人们好像都被手

机或iPad绑架了,或打游戏、或发微信。为了方便操作,站者垂首,坐者弯腰,好像有人形容过的那种情状:龙的传人不

是龙,而是龙虾。有意思的是,一些洋人倒像我们爱读书的古人了。我偶然也要出国门开开洋荤的。其中的一个洋荤就是在车站、机场,甚至在飞着的飞机上、开着的火车上,都能见到外国人捧着书本静静地阅读。他们看书看得出神,我看他们也看得出神,一时,竟忘了出国所为何事!

对此,有好事者从读书的年平均数方面,作了一个暗藏心机的统计:俄罗斯人均55本,日本人均40本,韩国人均7本,而中国人均只有可怜的0.7本。还透露:有个日本人叫大前研一的,在一本书中讲到,在中国某地旅行时发现,遍街都是按摩店,而书店却寥寥无几。

说到书店,还有一个统计:小国匈牙利,平均500人就有一个图书馆,而我国平均45.9万人才有一座。

上面这些信息都来自网上,正确不正确?你懂的。

一些敏感的外国人好像不太懂。有个印度工程师在上海虹桥候车,就很惊奇地发问:“为什么中国人都打电话或玩手机,没有人看书?”这个问题看似很天真,其实很老辣;看似很简单,其实很复杂。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,反正我是回答不清楚的。

不清楚就是不明,好在我还能“不明觉厉”:读书其实要比飞梭、刷屏重要很多的。读书之用,小者决定人的精神境界,大者影响国家的未来发展。

有点危言耸听。但不管危还是不危,事实就在那里,不增不减;不管算还是不算,后果必然如此,不欺不诘。不过,我的文章要打住了,因为这个话题是由我的书引起的,这股强调读书,好像威胁大家要买我的书一样,这就不好了。



危言耸听



新鲁镇 (摄影)

寅俊

苏州的东山、西山不知去过多少回,可在记忆深处没留下特殊的印象。这次朋友李勇邀我游访有“吴中之巅”之称的苏州穹窿山,我惊喜之。

穹窿山,其姿高峻挺拔,巍然屹立,气势雄伟,风光旖旎,郁郁葱葱,犹如一群力拔山河气盖世的勇士。它地域宽阔,巛坡高耸,最宽处有4000米,主峰“箬帽峰”,海拔341.7米。山道蜿蜒盘旋,曲折伸向山巅,郁苍山巅之中,密密丛从,云高气爽。登临南坡,眺望太湖风光,湖光浩瀚,渔帆点点,七十二峰犹如出没云际一般,美不胜收。

经学界考证,穹窿山乃当古代大军事家孙武隐居之地,传说他在此完成了其传世之作——《孙子兵法》,穹窿山也因此而闻名。乾隆曾六临此山,留下不少鲜为人知的轶事,而这里更是孙武功成名就发祥之地。这就加深了我对“吴中第

一峰”美誉的穹窿山的神往,也印证了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”的名言不虚。

那日晨曦微露,我沿着砖石小道,在弥漫的晨雾中慕名踏上约一百九十级台阶,拐了数十个弯,才在密林深处找到了孙武的隐居地——孙武苑、《孙子兵法》的诞生地,只见它坐落在天然次生的森林茅蓬坞中,走进孙武苑,仿佛置身谷中之谷,宛如来到侠义小说中的武林高手藏身之处。我由此感叹,无怪乎孙武能写出天下第一兵书《孙子兵法》,他的隐居地充满了智谋和神机的色彩。

据《吴县志》记载,当年孙武因战乱避奔吴国,在穹窿山结草建庐,写下了惊世之作——《孙子兵法》。其时吴王阖闾欲图霸业,伍子胥向吴王荐孙武,在《东周列国志》第七十五回中有一段“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

师”中如此描述:吴王阖闾礼贤下士,降阶而迎,赐上坐,问以兵法。孙武将所著十三篇,次递进上。吴王令人全文朗读一遍,每终一篇,赞不绝口。吴王谓人曰:“观此《兵法》,真通天彻地之才也。但恨寡人國小兵微,如何而可?”孙武讲,他的《兵法》不仅适用于部队作战,就连妇女之流,只要听他军令,依此操练,也可成为有用之兵。在操练之中,因吴王阖闾的两姬子不听军令而被孙武斩首示众,可见孙武治军之严。于是在公元前506年,孙武与伍子胥一起以三万之兵打败了强敌楚国二十万之众,足见其军事才能。

出了孙武苑,从右边石梯拾级而上,来到孙武苑碑院,正面是十多米长的《孙子兵法》碑文,三面的碑文大都为名人的手书,上面抄录“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”的军事名言。这里相继建成了孙武

苑、《孙子兵法》全文碑、兵圣堂、碑廊等。

兵圣堂前各有两个军事塔楼一般的建筑,中间有一座孙武的青铜塑像,孙武左手持笔,右手托腮,目光炯炯,遥视前方,正襟危坐构思兵书,眉宇间透着一股运筹于帷幄之中,大有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略家气概。

朋友介绍,孙武的《孙子兵法》旧传本十三篇,流传至今有近六千字,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军事书,比欧洲克劳塞维茨写的《战争论》早二千三百年,被当今世人推崇为“东方兵学的鼻祖”、“兵书圣典”、“世界古代第一兵书”,就连美国军事学院的教官也在新形势下研读它。可见其声名远播。

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史蒂芬·霍金讲述宇宙的起源时曾讲过这样一句话:“时空是被弯曲的。”来到穹窿山,也希望此时的时空能弯曲到足够回到孙武所处的时代,让人也去认真体味那种金戈铁马的岁月,去领悟他的智慧和谋略,不枉此行。

我对“读书人”有着自己的定义。所谓读书人,就是以淘书、藏书、读书、聊书为乐。那种整天读官场厚黑学的书梦想当官,整天读怎样炒股理财的书梦想着发财的人则不在其列。对这些人来说,书只是敲门砖而已。

一般来说,我不太扔书。新书刚看完自然舍不得扔;若干年后,又觉得有了文物价值,更舍不得扔了。我收藏的地图册往往有多个不同版本,就《世界地图册》来说,上世纪80年代初的版本还可以看到苏联版图,而再看1989年以后出版的版本,则苏联已不复存在,也看不到由镰刀、锤子和五角星组成的苏联国旗了。将新旧版本对照着看,会让人感慨系之。而中国的发展变化,在不同版本的《中国地图册》中也可清晰看到。

我每次到外地,如有时间,总喜欢逛当地的书店,一般至少买一本书,还在扉页写上某年某月某日购于某地。这一则为在旅途中浏览,二则也为留作纪念。能让我淘到好书的地方总会让我产生好感。我曾在外地一个乡镇一个买农具、热水瓶与《怎样修理拖拉机》等农用书籍的一个简陋的杂货铺,淘到一套已在书店脱销的上中下三册的《蒙田随笔全集》的精装本,品相也很好。这让我既惊喜,又匪夷所思。这些在各地购买的书籍潜伏在书林里,有时因为偶尔翻到,就会勾起我对往日的回忆。

不同于80后、90后喜欢摸着鼠标看电脑,我属于看书长大的一代。再精彩的书,我在屏幕上阅读总是草草浏览,囫圇吞枣。我还觉得,新书有墨香,旧书有岁月留下的痕迹,好像是一个有生命的物体,令人可亲可敬。电脑、iPad尽管鼠标一点、手指一划就精彩纷呈,但总感觉冷冰冰的,与不太亲和。当然,读纸质书带来的困扰,就是会迅速吞噬家中有限的空间。鲁迅在上海时除住家外,还专门在附近置了一间屋子藏书,这在现在肯定会让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。

爱读书,一定会有些书友。每一本书都体现了一种价值观或生活方式,如果彼此能为一本书共鸣,那基本能成为好友。因此,我的好友多为书友。书友相聚,往往可以敞开心扉、肝胆相照。世界上什么朋友都有,但书友是基本属于可靠的朋友。我与朋友彼此碰到后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:你最近在看什么书?有趣的是,交情最深的朋友尽管多时未联系,但一问在看什么书,往往就会发现刚看完或正在看同一本书。而书友相聚,最好的礼物就是送上一本其最想看的书。

